



## 螢橋

何處去尋螢火蟲

◎周郁萍

小時候，常聽到長輩說「螢橋，螢橋」，心中十分納悶，看來看去家中附近只有一座「中正橋」哪裡來的「螢橋」呢？等到年紀稍長之後，才發現原來「螢橋」就是「中正橋」，而「中正橋」就是「螢橋」，兩座橋就是同一座橋。

多少年來，中正橋伴隨著我的成長。雖然，橋那一端的永和，並非是我每日的必經之地，但是，它卻連繫了我與對岸的感情。在從前，台北與永和的溝通並不十分順暢，那時候沒有福和橋，沒有永福橋，中正橋為二地親密的結合在一起，那時候的螢橋，整座橋墩都被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新店溪所包圍，橋上車流不斷，橋下水流潺潺，配合上水中點點的白鷺鷥，垂釣的釣客，一葉葉的扁舟，交織成一幅最美的圖畫，那時的最喜歡從橋上向下望，那是多麼美好的一個時代。而從小學開始，我就喜歡在星期六的下午漫遊中正橋，在我們的那個時代，螢橋之下已不復見螢火蟲，但是我卻能完全沈浸在它的過去，我想像著，每晚橋下螢火蟲成群結隊的跳著華爾滋，蕭邦的圓舞曲，約翰·史特勞的藍色多瑙河，黝黑而急促的河流聲，湮滅了它們的歌聲，但與月色爭輝的螢火蟲們，卻毫不遜色，使得當時的情侶們及釣客，在那沒有路燈的年代，依然能寫下他們動人的故事。

但時序的錯亂，依然不能讓我不回到現實，當橋上的憲兵換哨的時候，就是我回到現實的時候，我也喜歡跟著憲兵後面走，小時候，憲兵英挺的姿態及步伐，總讓小女生的我，多了一些幻想，喜歡觀看他們是否是機器人，否則，為什麼他們走路的姿態都異於常人？為什麼我和同伴們逗他們，他們一動也不動？總之，我不喜歡坐車過橋，



我喜歡走路過橋，讓徐徐的和風輕拂我的臉龐，讓天邊的彩霞與我為伍，讓過路行人與小狗成為我的朋友，讓永和的豆漿成為我旅途的終點，我想，此時此刻的我，已不在意車後的廢氣會弄髒我的臉，也不在意這樣的行走會使我疲憊，因為，我已將「自己」與「新店溪」「螢橋」融為一體，我是圖畫中的一部份，它們也是。沒有了它們，我無法編織我動人的圖畫與童年生活，沒有了它們，我無法當身在異鄉時還能有所眷念，沒有了它們，我不會知道，我對於這塊土地的愛竟是這樣的深厚。

不過，這些年以來，螢橋所呈現的風範，卻令人十分的難過。雖然，我們的生活品質大為提升，但是，我們也讓這座橋與這條河付出了相當多的代價。由於對於居住環境的空間需求，我們從事大量的開發活動，尤其以住屋的開墾為最大。我們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，卻忽略了伴我們成長的河流、水鳥、螢火蟲。橋樑需要它們自己的生活空間。於是，新店溪的河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縮小，它已由於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捷運的施工，使得新店溪的河面佈滿了泥沙，水鳥不再停在水上，而是停留在沙堆中，形成一幅奇特的沼澤地景象，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，如果你仔細注視著中正橋下的河面，你會發現，原來是整座橋下由新店溪的河水所圍繞，目前卻僅賸下六對柱子下有河水，其餘的部份都被新生地及河濱公園所佔據了，我真擔心，或許有一天，螢橋會失去它的功用，因為台北與永和之間不再有新店溪的阻隔，而當河流死亡的那一日，就是螢橋死亡的那一日。

我想，我們已經失去了有螢火蟲的螢橋，我們不能再失去所僅有的螢橋，如果，我們連這一點都無法辦到，那麼我們虧欠子孫的就太多太多了。我衷心的期盼，有一天，「螢橋」能夠恢復它的本名，更期盼的是，這座橋能夠恢復它的舊觀，在它的橋下能有成群的螢火蟲飛舞，有結伴的候鳥相會，新店溪的水能供人嬉遊，而成為「螢橋」的守護神。

（社會組 佳作）